

·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罗亭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前 言

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在文学上最主要的贡献，是他在—八五六年至—八七七年所发表的六部长篇小说，特别是前四部：《罗亭》、《贵族之家》、《前夜》和《父与子》。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成一八五五年，次年发表在《现代人》杂志第一、二期。在一八六〇年版本里，作家又为“尾声”增写了罗亭死于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的巴黎街垒上的场面。

小说发表后，在群众中引起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自由主义阵营的评论对《罗亭》持否定态度，革命民主主义派则对它评价甚高。

在当时的社会里，在俄国文学史上，罗亭被认为是继奥涅金、毕巧林和别里托夫之后的“多余人”形象，但又有所不同。我们知道，“多余人”的含义是：他们聪明，受的是欧洲教育，不仅同官方，而且同人民都格格不入，因而悲观失望，无所作为。其主要表现是精神空虚，玩世不恭，悲观失望，无所作为，像奥涅金和毕巧林那样。而罗亭却有着火一般的工作热情，为了追求他的目的，执著地、不知疲倦地工作。在罗亭身上，是难以找到同奥涅金和毕巧林的相似之处的。

罗亭因为一生没有做成功一件事而被称为“空谈家”、“只会说漂亮话的人”。但高尔基却认为：“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智力贫乏以及农民群众没有认识自

DM 68/13

己的使命，——我们便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之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为有益的人物……不，罗亭并不是可怜虫，如通常人们对他的看法，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他却是适时的而且做出不少好事的人物。”高尔基对罗亭的评价是令人信服的。

屠格涅夫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始终力求忠实地描写罗亭的双重性格，对罗亭采取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辩证地揭示了罗亭的性格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而使对他的了解达到了最真实的程度。

在和娜塔利娅的恋爱中，作者充分揭示了罗亭的缺点。当他知道娜塔利娅爱他时，他踌躇满志，特地去向沃伦采夫表示歉意，以此证明自己的胸怀坦荡。当娜塔利娅坚决表示愿意牺牲一切，随他离家出走时，他却回答说，对她母亲的反对“当然是屈服”，因而被称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他在给娜塔利娅的告别信中表示，真正使他痛苦的是：“给您留下一个比我应得的更坏的记忆，是十分痛苦的”。归根到底，还是他的自尊心在作祟。

在刻画了罗亭的缺点之后，作家借罗亭的老同学列日涅夫之口对罗亭作了高度的评价。

罗亭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先进贵族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是启蒙者。当时的俄国是尼古拉一世残酷统治的年代，是俄国反动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是罗亭用他勇敢崇高的号召和充满激情的言论点燃起别人的心灵，他的话在青年人，也在平民知识分子巴西斯托夫心里播下许多奋进有益的种子。作家通过罗亭与巴西斯托夫的关系显示出先进贵族知识分子对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所具有的启蒙意义，写出了贵族阶级中先进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

罗亭身上具有对真理执著的追求和为信念奋斗终身的精

神。“他心里有一条虫一直在咬他，始终不让他安宁”。这条虫，就是一团在他心里熊熊燃烧的热爱真理的烈火。也正是这条虫，使罗亭最后到了巴黎革命的街垒上，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罗亭》里，屠格涅夫还塑造了一个充满诗意的俄罗斯少女形象。十七岁的贵族少女娜塔利娅性格内向，感情深沉而强烈。罗亭的热烈的宣传激起她对事业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她勇敢地爱上了他，在向罗亭倾诉爱情时表现得那么坚决：“宁死也不嫁给别人。”当她听到罗亭说出“当然是屈服”时，她大胆直率地指出他的怯懦以及言论和行动的不一致。令人惋惜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娜塔利娅看不到任何改变生活方式的现实前景，只好与庸俗的环境妥协。两年后，她嫁给远不如自己的沃伦采夫，也显出了当时的俄国妇女除了屈从别无出路的处境。

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于一八五九年在《现代人》杂志发表。作品发表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读者们“读得近于疯狂，它到处流传，风靡一时，在当时，不读《贵族之家》简直成了一件不能容许的事”。

五十年代中期，屠格涅夫目睹贵族知识分子以及整个贵族阶级在社会生活中正在失去往日那种主宰的地位，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展示了封建关系和农奴制的脆弱无力和落后，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表明沙皇制度的腐朽无能，从而促使俄国有识之士思考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屠格涅夫反复思考贵族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作用、生活幸福和社会义务等问题，为之忧心忡忡。这些便是他这部作品的基础。

通过拉夫列斯基的形象，作家以巨大的艺术力量表现出四十至五十年代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特点，描绘出拉夫列斯基这个“多余人”。

就俄国发展道路展开的尖锐激烈的政治论争，是四十年代俄国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拉夫列斯基从小就受到父亲向他灌输的全盘西欧式教育，他却远非西欧派。在和潘申的论战中，他对以潘申为代表的高级官员宣扬的西欧派主张，对潘申的西欧派理论中极端的世界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表现出无限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对自己人民的光明未来的信心。

拉夫列斯基虽然具有各种优秀品质，却找不到自己的天职何在，他的老同学批评他是“一个有思想的懒汉，躺着什么事也不干”。他年仅四十五岁，便已经觉得衰老不堪，准备退出生活的舞台。作家令人信服地描绘出主人公的犹豫、彷徨、幻想和痛苦，使他成为反映这整个时代的缩影。

故事的情节是通过拉夫列斯基和丽莎的爱情悲剧展开的。讹传已经死去的荡妇瓦尔瓦拉突然归来，打破了拉夫列斯基和丽莎的幸福的美梦。一向把社会义务和道德视为神圣的丽莎，认为与有妇之夫产生爱情是一种罪孽，立志进了修道院。而拉夫列斯基的“处境的悲剧性已经不在于须同自己的软弱无能作斗争，而是因为他同一些概念和习俗发生了冲突，而同这样一些概念和习俗作斗争，确实是连一个最坚决勇敢的人都会感到可怕”^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只得同这种令人痛心但又无法改变的环境相妥协。在俄国文学中，屠格涅夫通过《贵族之家》第一次隐晦地提出教会成为婚姻的桎梏这样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尖锐的问题。

皮萨烈夫称丽莎是“屠格涅夫创造的完美绝伦的妇女个性之一”。她纯洁，高尚，她爱俄国，喜欢俄国人的聪明智慧，在拉夫列斯基和潘申的论战中，她完全站在拉夫列斯基一边。她没

① 引自杜勃罗留波夫：《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

有自己的语言,却有自己的思想,走着她自己的道路。在她的乳母——一个狂热爱诚的宗教信徒的影响下,她的美好的精神天赋只得到单一方面的发展,致使上帝在她眼中遮挡住了整个世界。从童年起,灌输给她的就是服从上帝,放弃生活乐趣。在个人幸福和宗教义务发生冲突时,她就放弃了前者。与此同时,作家又以一系列细腻入微的细节描述了她心中仍然保留着对爱情、对幸福的渴望的复杂的内心斗争。

淡淡的哀愁是《贵族之家》一书的基调。在书的末尾,作家一面深情地祝福年轻一代,一面又为行将燃尽的孤独的晚年感到无限惆怅。作家明确意识到当时贵族阶级没落的必然趋势,怀着无可奈何的惋惜心情为贵族阶级唱了一首忧伤动人的挽歌,结束了他五十年代以贵族为主人公的创作阶段。

屠格涅夫长篇的主要特点是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社会生活中新的重大现象,并加以艺术的概括和体现。他像编年史家一样,一步接一步地记述了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社会中思想探索的历程,渐次更迭的人物和事件,使他的小说成了那些年代的独特的编年史。在《罗亭》和《贵族之家》里,屠格涅夫写出了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者,写出了贵族阶级思想领导权的结束,写出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苦闷、挣扎、追求、探索的苦难历程。这两部长篇具有高度的艺术性和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是他的艺术编年史中杰出的篇章。

磊 然

目 次

罗 亭	1
贵族之家	155

罗 亭

И·С·ТУРГЕНЕВ

РУДИН

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屠格涅夫
十二卷集》第二卷译出。

—

是一个宁静的夏日的早晨。太阳已经高悬在晴朗的天空，但是田野里还闪烁着露珠，从醒来不久的山谷里送来阵阵清新的芳香，在还是带露的、没有喧声的树林里，早醒的小鸟在快活地高唱。在一个地势平缓的小山坡上，从上到下遍地都是刚刚扬花的黑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个小小的村子。一个少妇正沿着窄窄的乡间小道向这个小村走去。她身穿白色薄纱长衣，头戴圆草帽，撑着小阳伞。一个小僮远远地跟在她后面。

她悠然自得地走着，似乎在领略散步的乐趣。四周是高大的、摆动的黑麦，连绵的麦浪带着柔和的沙沙声起伏着，时而泛着银绿，时而皱起略带红色的微波，云雀在高空啼鸣。少妇是从她家的村子出来的，这村子离她现在要去的小村相隔不过一俄里^①。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利平娜，是个相当富有的寡妇，没有子女。她和她的弟弟，退役的骑兵上尉谢尔盖·帕夫里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他还没有结婚，替她管理产业。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小村，在村头一座破旧不堪的、低矮的小屋前站住。她把小僮叫过来，让他进屋去探问女主人的健康情况。小僮很快就出来了，一个胡子雪白的衰老的农民陪他一同走出来。

“喂，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她还活着……”老头说。

^① 1俄里合1.06公里。

“我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可以。”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小屋。屋里很窄小，烟雾腾腾，令人感到懊闷……火炕上有人开始蠕动，呻吟起来。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环顾了一下，在昏暗中看到一个老妇人的满是皱纹的蜡黄的脸。那老妇人头上包着格子布头巾，一件沉重的粗呢大衣一直盖到她的胸口，她困难地呼吸着，无力地摊开两只骨瘦如柴的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走到老妇人跟前，用手指摸了摸她的额头……额头烫得厉害。

“你觉得怎么样，马特廖娜？”她向火炕弯下身子，问道。

“哎哟！”老妇人仔细看了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呻吟了一声。“不行啦，不行啦，我的亲人！我的大限到了，我亲爱的！”

“上帝是仁慈的，马特廖娜：或许你的病会好起来。我叫人送给你的药，你吃了吗？”

老妇人伤心地呻吟起来，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楚问她的话。

“吃了，”站在门边的老头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转过脸对着他。

“除了你，她身边就没有别人陪她吗？”她问。

“有个小妞，是她的孙女，可是她老要跑开一刻也坐不住。连拿点水给奶奶喝，她都懒得干。我又老了：能有啥用？”

“要不要把她送到我的医院里去？”

“不用！干吗送医院！反正是要死的。她也活够了；可见，这是上帝的意思。她离不开炕。她哪能去医院！只要一搬动，就要送她的命。”

“哎哟，”病人呻吟起来，“我的漂亮的好太太，别把我那没爹没娘的小孙女儿丢下不管：我们的老爷住得远，可你……”

老妇人没有说下去。她说话太费劲了。

“你放心吧，”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样样都会给你办妥。你瞧，我给你拿了点茶叶和白糖来。你要是想喝，就喝一点……你们这儿有茶炊吗？”她望了望老头，又说。

“茶炊么？我们没有茶炊，不过可以弄到。”

“那你就去弄一个，要不，我把我家的送来。告诉她的孙女，叫她别老跑开。对她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老头没有回答，双手接过了包着茶叶和白糖的纸包。

“好啦，再见吧，马特廖娜！”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还要再来看你，你不要灰心，要按时吃药……”

老妇人微微抬起头来，向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伸出手去。

“太太，把你的手给我，”她含糊不清地说。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只是俯下身去吻了吻她的额头。

“你要记住，”她走出去的时候对老头说，“一定要给她吃药，照药方上写的……茶也要给她喝……”

老头仍旧没有回答，只是鞠了个躬。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到了外面新鲜空气里，尽情地呼吸了一下。她撑开阳伞，正要走回家去，忽然从屋角后面出来一辆低矮的两轮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身穿灰麻布的旧大衣，戴着同样料子的便帽。他一看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立刻勒住了马，朝她转过脸来。他的脸很宽，没有血色，一双浅灰色的小眼睛和两撇浅白色的小胡子，这些和他衣服的色调倒也相称。

“您好，”他带着懒洋洋的微笑说，“请问，您到这儿来有何贵干？”

“我来看望一个女病人……您从哪儿来，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

名叫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的人直盯着她看了看，又笑了。

“您来看病人，”他接着说，“是件好事，不过您把她送医院岂不更好？”

“她太虚弱了，她经不起搬动。”

“您是否打算停办您的医院？”

“停办？为什么？”

“没什么。”

“真是异想天开！您怎么会想得出来？”

“因为您经常和拉松斯卡娅来往，似乎受了她的影响。照她的说法，什么医院啦，学校啦——这都是瞎胡闹，乱出点子，一点用处也没有。慈善事业应该是私人的事，教育也是如此：这些都是和人的灵魂有关的事情……好像她是这么说的吧。这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的高论，^①她就照搬过来，我倒颇想知道知道。”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不禁笑了起来。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一位聪明的女人，我很喜欢她，尊敬她，不过她的看法也不见得全对，我并不是相信她的每一句话。”

“您这样做，太好了，”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说，仍旧没有下车，“因为她对她自己说的话也不大相信。不过，遇到您，我十分

① 作者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拉松斯卡娅是附和果戈理的论调。果戈理在《与友人书信选集》中反对农村学校，反对“慈善机关、养老院及孤儿院”，号召私人帮助“贫苦的人，从事私人慈善事业”。

高兴。”

“为什么?”

“问得好!好像遇到您并不总是叫人高兴似的!今天您的模样是那么新鲜、可爱,就像今天的早晨一样。”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又笑起来。

“您到底笑什么?”

“怎么叫笑什么?要是您能看到,您说这句恭维话时那副没精打采的冷冰冰的神气就好了!我真奇怪,您说到最后一句怎么会没有打出哈欠来。”

“冷冰冰的神气……您老是需要火;可是火一点用处也没有。它突然发一下光,冒一阵烟,就熄灭了。”

“它也会使人温暖,”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接腔说。

“是啊……它也能把人烧伤。”

“烧伤又有什么!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反正总比……”

“哪一天把您着着实实在在地烧上一烧,到那时候我倒要看您会怎么说。”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不高兴地打断她的话,用缰绳在马背上抽了一下。“再见!”

“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等一下!”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喊道,“您什么时候到我们家来?”

“明天;请候令弟。”

马车就滚动了。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伊洛·米哈伊洛维奇的背影。

“真像个口袋!”她心里想。他弓着背,满身尘土,便帽戴在后脑勺上,从帽子下面戳出一绺绺蓬乱的黄头发,果真像一只大面粉口袋。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慢悠悠地往家里走去。她低着眼

睛走着。近处传来的马蹄声使她停下脚步，她抬起头来……是她的弟弟骑着马接她来了；在他旁边走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年轻人，那人身上薄薄的常礼服敞着，系着薄薄的领带，戴着轻便的灰色帽子，手里拿着手杖。他老早就朝着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微笑，尽管他看见她一路上在想心事，什么都没有看到；等她刚停下脚步，他就走上前去，喜悦地、几乎是温柔地说：

“您好，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您好！”

“啊！是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吧？”

“正是，太太，正是，太太，”年轻人满面春风地回答，“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儿来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上您这儿来，太太；我愿意出来走走……这么美妙的早晨，总共才四里路。我来了，可您不在家，太太。令弟对我说，您上谢苗诺夫卡去了，他自己也准备到地里去；我就跟他一块儿来了，太太，来迎接您来了。是啊，太太。这真叫人高兴！”

年轻人的俄语说得纯正准确，但是带点外国口音，虽然很难断定，究竟是哪一国的口音。他的面貌带点亚洲人的味道。长长的、有鼻结的鼻子，呆板的、鼓出的大眼睛，红红的厚嘴唇，平削的额头，漆黑的头发——这一切都显示出他的东方血统；但是这个年轻人却自称他姓潘达列夫斯基，说他的老家是敖得萨，虽然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靠一个乐善好施的有钱的寡妇出钱供他受的教育。另外又有一位寡妇给他谋了一个差事。总之，中年的太太们都乐意关照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因为他善于迎合她们，巴结她们。目前他也是以养子或食客的身分住在一位富有的女地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松斯卡娅家里。他性情极为温柔，殷勤，多情善感，其实内心却很好色，他的声音悦耳，钢琴弹得相当好，跟人说话的时候总欢喜用眼睛牢牢盯住对方。

他穿着非常整洁，衣服能穿很久而不脏，宽宽的下巴仔细地刮得很干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听完他的话，转脸对弟弟说：

“今天我总碰到熟人：刚才我还和列日涅夫说话来着。”

“啊，跟他！他是赶着车往什么地方去吧？”

“可不是；你想象一下：赶着一辆两轮马车，穿的衣服像麻袋，满身是土……他这个人可真怪！”

“是的，也许是怪；不过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谁？列日涅夫先生？”潘达列夫斯基问，好像感到惊讶。

“是啊，就是米哈伊洛·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说。“不过，再见吧，姐姐，我该到地里去看看了：他们在给你种荞麦呢。潘达列夫斯基先生会送你回去……”

沃伦采夫说了就疾驰而去。

“真是不胜荣幸！”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高声说，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挽住他的手臂。

她挽住他的手臂，两人就沿着通往她的庄园的道路走去。

和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挽臂而行，显然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感到非常愉快；他迈着小步，面带微笑，他那东方式的眼睛甚至湿润了，然而，这种情形在他并不罕见：要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感动流泪是毫不费力的。再说，挽着一个年轻、苗条的漂亮女性，有谁能不感到愉快呢？提到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全省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她是迷人的，全省的人并没有说错。单凭她那笔直的、鼻尖略微有些翘起的小鼻子，就足以使任何一个人为之神魂颠倒，更不必说她那天鹅绒般的栗色眼睛，浅金黄的头发，圆润的小腿上的酒靥以及其他说不尽的美了。但

是最美的是她那爱娇的脸上的表情：一副无限信任、善良温顺的表情，它使人感动，又令人入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看起来人和笑起来，那神情就像孩子般地天真。太太们觉得她太单纯……除此难道还有什么可挑剔的么？

“您是说，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让您来找我的？”她问潘达列夫斯基。

“是的，太太，是她让我来的，”他回答说，他把俄语 C 的发音说得像英语的 th 一样，“她老人家希望，并且叫我务必请您今天到她那儿去吃午饭……她老人家（潘达列夫斯基说到第三人称，特别是说到贵妇人的时候，总是严格地使用复数^①），她老人在等待一位新客人到来，她一定要把他介绍给您。”

“这个人是谁？”

“是一位姓穆费尔的男爵，彼得堡来的宫廷侍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前不久在加林公爵那儿认识他的，她对他赞不绝口，说他是一位有学问的年轻人，平易近人。男爵也搞文学，或者不如说……啊，多么漂亮的蝴蝶！请您仔细看看……不如说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写了一篇文章，关于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希望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予以批评指正。”

“写的是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文章？”

“这是就文体来说，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就文体来说，太太。我想，您是知道的，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这方面的行家。茹科夫斯基^②常和她老切磋；我的恩人，住在敖得萨的心地慈善的罗克索朗·梅奇阿罗维·克桑德雷卡老人家……您一定知道此人的名字吧？”

① 俄语中对第三者用复数表示尊敬。

② 茹科夫斯基(1733—1852)，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